

行吟巴山

达州诗人群像



游太平的时诗

简介:游太平,男,生于1972年。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迄今已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诗歌月刊》、《诗神》、《诗选刊》、《黄河诗报》、《大河诗刊》、《红岩》、《草原》、美国《新大陆诗刊》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小说、评论600余篇(首),作品入选《中国新诗群诗选》、《2001年中国新诗年鉴》、《70后诗人诗选》等选集。2001年出版诗集《内心的戏剧》。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于达竹煤电集团。

独白: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对于“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语)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深重的受众而言,诗歌早已成为一种古老而无用的技艺。无论是大众,还是部分诗人群体,都发出了相当多痛心疾首的声音。然而,我一直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激。我庆幸,至少在体制层面,诗歌不再必须成为匕首、投枪,或者其他什么必须要与现实功用的东西。诗歌,不再必须承担思想启蒙的重负,不再必须具有宏大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不再必须服务和服从于教化职能。我们这一代诗人在习诗之初,都领教过“必须”那横扫一切的力量。而今,诗歌最大的进步,是不再工具化;诗人,不再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更值得庆幸的是,在大众层面,由于经济社会的转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告别了虚假的、在艺术本身上毫无意义的繁荣(比如汪国真热)——这真是有史以来诗歌所遭遇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大众不再热切地关注诗歌,因此,也不再有过多的、有害无益的鲜花、掌声以及来自道德高地的义愤。多么安静啊!只有物质世界的寂静雷霆在唧唧喳喳吵个不停。物欲,应当是作为劳动者的诗人面对的最微不足道的纷纭吧?诗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幸福的安宁,去专注于诗歌本来的灵魂呢?诗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艺术,艺术家惟一的国度叫作自由。

与谈:关于贪婪

每天,大街上牛人在集合,
牛人们在表演令人眼花缭乱的 PS。
手指用于浸泡,用于为我们拨弄
时代的小常识:千万不要在股市里
折纸飞机;千万不要
把常识当作浅薄的事物……
每天,薄雾贡献新的物种,
譬如朝露,譬如呼唤,
譬如每天消失一遍的河流
——倾心于未知的地址。
即使卑微如我者,也在暗地里鼓噪:
每一刹那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但我无法成为你,无法成为
十分钟之后的自己。事实上,两片树叶
即使不是为了舞蹈,也会一次次挣脱对方……
每天,我必须拼命忍住欢喜,拼命忍住叹息,
向大地上所有的差异致敬!
向大地上遗失了的所有尘埃 致敬!

与谈:关于明天

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事物。
但我们知道一些孩子不知道的事情,
同时,不是“忘记”,
而是从不知道孩子们的事情。
春节期间,鞭炮整日在客厅里闹着,
而大人在忙碌,忙着为人世
再增删些许繁华和孤单。
我似乎不是大人,即使步履匆匆,
也不是;同时不能像孩子那样流鼻涕,
睡着了也不行。我愿某一时刻——
中心广场的孔明灯开始免费
为天上的亲人捎去囫囵的哭泣。
如果不能免费……就算了……
明天才能出去玩,大人总是这样说;
这是明天吗?孩子醒来后总是这样问。
而在我们深爱的国度,明天已是如此容易,
仿佛大海波涛不断汹涌而来——
它总是不肯轻易地放过我们……

与谈:关于生活重点

今日又有什么重点,可作谈资?
阶级在抓狂? NO,跷跷板上,
总有一人沉入深渊,另一人
也升不上天堂!千百年来,
银子被攥出的汨汨汁液
从来无趣,咱们不谈,只接着
不由自主、紧紧地把我们的日子攥着……
我要和你谈的是:少上网,少看新闻,
少给菜里搁盐;夜里,少睡觉……
这墓园多么美呀!需少生些杂草。

■戴连渠(渠县)

文峰公园建在渠城东边的文峰山上。说它是山,其实并不见高,376级石梯成70度角就可从山底直通向山顶。打造文峰公园,可能源于渠城八景之一的“文峰夕照”。文峰夕照的盛景我未见过,初识她是因为文峰山上有座渠城人最早享受电视的差转塔,随着有线电视的开通,风光无限的差转塔已黯然失色,只孤独地守望在山头,羡慕着繁华的渠城夜景。幸好,濛山酒为她妆上霓裳,每到晚上,才像宝塔般金光四射。
这石梯的入口只是文峰公园的后门。其实并无门,只有成堆的塑料废品充塞其间。侧身穿过这堆垃圾,沿石级而上,两旁是密密的水青杠树、法国梧桐,瘦弱而倔强地抗争着的柏树,间或露出一两座坟茔;略显阴森,但并不可怕。除了树,还是树,几块未成林的庄稼地里,株株小树苗竞争着天上的阳光,这儿已改为一家苗圃。人们之所以叫她公园,是因为十多年前在这山南的地里,在几家预制场的门口,修了一间10余平方米

的像门的建筑,然后赫然地贴上“文峰公园”四个金字招牌,这一贴,就让它凄楚地呆了十几年。
小县城正繁荣,而文峰山正清幽。这里少有游人,反正,像我,每月总有一个周末带着一种闲适的心态独自一人或带着孩子在这山上寻觅的,我还未发现几个。但愿,东区开发能带给文峰公园以真正的生机。

其实,在这山北树林下的草丛中,还有两件县宝——宋雕的两匹石马。两马相距不过10米,座东向西俯视渠江、渠城、渠城西边的马鞍山、马鞍山上的夕阳。可能是年岁不饶人,两马后腿,及至屁股均已埋入了泥土之中,前腿、腹部也被杂草吞没,真可谓老农们因身体原因而自谦的哪句话:有什么用啰,身子骨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文峰公园正寂寞地嫉妒着夕阳下的马鞍山,又是一个新年,它可在马不停蹄、一马当先地朝前飞奔啦……

如果说文峰山是一位着意雕饰而尚在深闺人未识的清秀女子,那么马鞍山则是一位自然坦

又逢清明

■刘萍(达州市)

常常为一个日子彻夜失眠,而那个日子就站在不远处。
失血的手指翻阅到9月26日,唤醒了所有切肤的疼痛。
她的肌肉开始一块块坏死,瞳孔不再散发光芒。扑火的飞蛾,还来不及思想,结局早已被设定。任你东闯西撞,也无法阻挡这侵袭。
灵柩躺下的地方,是身体停靠的殿堂,洒下一抔虔诚地祈祷,就这样,将我们隔成了两个世界,我亲近她的方式不再是触摸,而变成了跪拜。芳草萋萋,秋风微凉,墓碑上的字样永远也不会被风化,一直刻到我身体最深处,填满每一寸肌肤……
冥冥之中,我听见灵魂的呼唤:孩子,你要学会忍受,学会坚强,坚信吧,只要你不抛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会抛弃你。
我疼醒了。



■王兴寨(宣化县)

阳春三月里,大地上的野草蓄积了一个冬季的力量,在三月柔柔的春风里,轻轻地舞蹈着。山中的布谷鸟儿欢聚在一起,一声阴,一声阳,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充满思念的清明节即将到来。在布谷鸟儿的声声呼唤声里,我寻根之情、怀念亲人之情交织着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我的老家座落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偏远乡村,那个村子里有我的根。我一颗虔诚的心,早已萦绕在那座给了我灵魂的老屋,孤独的木墙青瓦的老屋在风中显得有些无奈。老屋后那山坡上的墓碑和祖坟,无时无刻不让外出的游子传统的节日里倍加思念。小时候,隔壁八十多岁的刘大爷告诉我,在清明节这天,已逝先人的灵魂会在墓门前等候着子孙们到坟墓前上坟烧香,如果自己子孙没来上香,这些灵魂在

那些行色匆匆的过路人,或陌生,或熟悉,或卑劣,或善良,又有谁能阻塞我心中,那深深的恐惧?

夕阳下,那一条古道上,只剩一匹瘦马。就像走过的脚步不能重来,所有的过去只能遥祭。

就这样,岁月积淀了六个多月,又逢清明。思念,不可遏止。梦中的身影依旧亲切如昔,盛满了吮腥,那青色的坟头下掩埋着铁定的事实,却掩埋不了她一辈子的操守;善良加上善良,勤劳再乘以勤劳。

遗世独立的空白,我无力挽回过去属于我们母女之间的点点滴滴。只能小心翼翼地那些琐碎的记忆合起,开始我漫长的记录。按捺隐忍的伤口,不让鲜血溢出。将她一世的沧桑幻化出晨光,然后封存,作为指引我前进的力量。

细数着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那些事足够我下半生的营养,母亲的灵魂化作了儿女骨中

诚众相宠爱的粗犷男子汉了。你看它连绵山峰四五座,一条官道从山的中段马鞍背脊穿越,从这儿上山,向南可爬三座峰,向北可爬两座峰,峰峰相连而又相互独立,一个天然的乐园。

其实,人们认识马鞍山,可能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也可能是那个让人梦魂萦绕的地方——马鞍山公墓。然而,一切都没有这个故事来得真实、来得感人,来得惊天动地。

一位花甲老人在被医生宣布为绝症后的一个清晨,不甘心就此叩见阎王爷,便不服输地从渠城沿着两三千米长通向马鞍山的羊肠小道,蹒跚地漫起步来。他要用自己的夕阳迎接每天的朝露,仅管山路弯弯、崎岖难行,一天天的晨跑让老人的精神一天天地好起来。一个雨天,老人因路滑跌了一跤,回家后便买回了锄头、镢子、手锤。以后的每个清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位瘦瘦的老者肩扛锄头、腰挂装着手锤、镢子的布包,行进在小道上。虽说不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小路不平总有人铲了,这儿挖挖补补填填,那儿敲敲平平整整。几年过去了,老人的身板却硬朗了,羊肠小



的钙,汗中的咸,泪中的血。
唯有时间,能够缓解这悲伤。
我说不出铁血斑驳的断章,说不出词落尘埃的绝响……

老家的清明节

黯然离去时,或许会喃喃自语:唉,我的后人没有了。刘大爷的话有点玄,但说得没错,前传后教的乡间世俗,恐怕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缘由吧。

在清明节前几天,村里的大人们就开始了筹划清明的民俗仪式。长辈们在相互的唠叨中忙这忙那。那一阵阵匆忙的脚步写满了对祖先的思念,长辈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潜移默化着后生们。祭奠先人用的纸钱是到乡场上买的黄色毛边纸,再由长辈们在毛边纸上打上一些小孔,说这是给先人们用的钱。如今村里的人在清明节祭奠祖先再也不用这些比较粗糙的毛边纸了,而是到市场上买现成的冥币。既不费事还十分美观,这也让长眠于地的祖先们好好享受一下潮流与时尚。“祖先们都在天上念叨了,该去添添土,祭祭坟了。”一天夜里,春雨拍打芭蕉叶的声音惊醒了梦中的长辈们,第二天他们就赶紧把柳枝悄悄插于屋檐和门窗上的,清明粽、清明粿等祭品是悄悄被搬上供桌的……

清明节这天,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总会湿润着大地,这真是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句,给人无限的伤感。绵绵的细雨打在坚硬的青石板上,无声无息,情思不断,“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意境竟然跃然于乡村院落。长辈们一手提着装满了酒、肉、香火与纸钱等祭品的小竹篮,一手牵拉着后生的小手,行进在乡村纤细

的山路上,去向祖先们表达一年一度的思念。乡村里的清明祭品远没有城里人的雅致,时尚的鲜花对于乡里人来说说是难得的奢侈之品,不过乡里人也时兴采摘山中的野花摆放在先人的坟墓前。坟墓上的乱草被后生们打理得十分干净,大人们带领后生娃儿们给坟墓培上几把新土,摆下几杯冷酒,点上几支香烛,烧上一把纸钱,风雨愁人,杂草含烟,竟无言以对,清风徐来,仙逝的亲人们的面庞在缭绕的青烟中渐渐清晰起来……也许仙逝的祖辈们不再有痛苦与绝望,不再理会今生的尘埃是非。仙逝的祖辈们可以得到永远的安息,得到生命的另一种升华。面对墓碑,面对墓碑上的文字,活着的人们感悟到的是一种缅怀与继承的重负,感悟到的是生命的短暂和做人的尊严与诚信。

此时此刻,乡村大地上有一种无形的默契,此起彼伏的爆竹声音,使沉寂了许久的墓场像过年一样,热闹起来了。田野里的油菜花正盛开着,缕缕清风,带着春天的气息,裹着油菜花的芳香,让人们一次次深深地呼吸着,这份清明的春意便浸入身体,溶进血液,荡涤全身。中午时分,乡村里清明粿的香气飘在风里,那独一无二的清香,吃起来是情短丝长,把一腔女儿心男儿情牵牵扯扯到永远。老家的乡里人过清明,多了乡里人的虔诚之心,没有断魂,只有内心无尽的思念。



溪水清清

(佚名 摄)

道也成了宽大的健康之路,晨跑马鞍山的人数由当初的孤家寡人增加到成千上万。

而今,城里的人儿沿着这康庄大道跑上马鞍山顶,站在马背上,唱哇、跳哇、吆喝呀、呐喊呀,享受着,如万马奔腾,把一个个静静的清晨踏醒,迎来朝阳喷薄,又把一个个黄昏摇醒,送走夕阳入梦。男男女女,老的每天晨练而去,少的周末踏青而来。山头的小坝子,山腰的中坝子、腰鼓队、拳击队、扇舞队,占着一席之地;树阴里、草丛中见缝插针。个练者,会几路拳脚的来一套,不会的对着朝阳深深地吐呐、吆喝。踢踢腿、伸伸腰,广播操动作也要舒展几下。只见树木还有点不见森林的马鞍山成了人们的垂青之地。

前不久,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马鞍山生态公园修建详规已通过审批,快乐的马鞍山,未来不是梦。

三面环水,一面临山,东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东城半岛正添美丽画卷,背靠的文峰山成了倚重之地,文峰公园正期盼着新的辉煌……

巴渠风物

明月湖之春

■何世进(开江县)

惊蛰既至,一扫料峭春寒,天气转暖。我们一行六人,畅游滋养了十多万人生命的明月湖。

三月的明月湖,在往年免不了水枯石瘦,今日却见盈盈荡漾,满湖春水。宽阔的湖面,泛着鱼鳞般的细浪,不见有一片残渣垢迹,湖水清澈得一派柔蓝。

一上船,清软的微风,拂过面颊,稍觉有几丝嫩寒。掌舵的小嫂,轻舒玉臂,划动双桨,似在平滑而透明的绿玻璃上划开一道道白花花口子,慢悠悠的前进。雪白的浪花,冲洗得你的五脏六腑,清清爽爽,了无纤尘。据此,开江县城普两镇人民的饮用水,有了可靠的生态保障。

太阳还未钻出云层,湖面上浮漾着薄薄的雾岚,有些迷迷蒙蒙。然而两岸翠绿的山峦勃勃生机,怎么也掩抑不住。我想起了北宋美学大师郭熙的《山水训》,对于不同季节,山水景色的描绘:“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在碧波粼粼的湖面,坐在插有鲜花的游船边,遥看春山春景,恰似画着淡妆的姑娘,在向游人羞羞的微笑。其实,何止在春夏,就是在秋冬,两岸山峦,遍种青松翠柏,橄榄树,四季长青,无论风吹雨打,霜雪侵袭,依然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看来,郭熙关于四季山色不同的描述,当作新世纪的修正。

船行湖心,红彤形的太阳,终于从云层中钻了出来,以其灿烂的光辉照耀得蓝悠悠的湖面浮金跃银,游船中的谈笑声,也空前活跃起来。

远远望见,桃花岛上,遍是红艳艳的桃花,如云似霞,岛前生长着一株大青树,枝繁叶茂,笔直参天,有如一根挺拔碧绿的桅杆,引导着船舰似的桃花岛,击浪飞舟,一日无前。

在暖融融的阳光照射下,俯视碧波粼粼的湖水,更觉清透透明如处于,仿佛从深山峻岭中流淌而来的一注汪泉水,我不禁联想到,杭州西湖和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显然,眼前的明月湖,远没有西湖和昆明湖的知名度,再过几年,也难以打造出声名远播的白堤苏堤和飞架湖面的金水桥,然而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杭州西湖远没有开江明月湖的清纯明净;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亦无开江明月湖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明月湖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巴蜀氧吧。

明月湖畔的山峦,远没有内蒙大草原那样苍茫辽阔,然而,经过十几二十年培植的马尾松、国外松,迎着改革的雨露阳光,茁壮生长,钻天而上,构置成的如同一朵朵绿云,一汪汪湖水般青翠碧绿的春山美景,连同与明净而柔蓝的湖水相映成趣的自然生态,不冷不热、少有暴雨风沙的宜人环境,则又是内蒙大草原无法可比的。

我更爱明月湖畔同是郁郁葱葱的山林绿树,其间却有不同层次的明丽色彩。大片国外松的艳绿为主调,映衬着垂柳依依的翠绿,旁侧是婆娑婆娑斑竹的浅绿,更与如云似霞的火红桃花和洁白李花交相辉映,而背后的远山,则有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油菜花做铺垫。如此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不是江南胜似江南。一千年前,白居易吟咏杭州钱塘湖:“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而今别说明月湖上就是县城内的庭园花园都重又有雀歌鸟语,飞莺争春。

摇船的小妹告诉我们,白鹤夜晚回湖里栖息,清晨便飞出湖面觅食去了。

滋养我半个多世纪的十多万生命的明月湖哦,我们多么殷切期待着湖畔最为迷人的壮丽景观: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湖光山色